

SF Parent Action

三藩市家長聯盟

三藩市聯合校區2022教委候選人問卷調查

Alida Fisher

1 = 非常不同意, 2 = 有點不同意, 3 = 有點同意, 4 = 非常同意

展現學生個人精彩且具有公平性的公立學校	同意等級
1. 我支持三藩市家長聯盟優先處理事項平台(SF Parent Coalition Parent Priorities Platform)。注重公平和卓越齊頭並進、提高我們校區學生的成績、重新獲得信任和重建社區士氣、改善三藩市聯合校區的財務狀況以及保持整體治理良好應該是2022至2023學年校區教委會的首要任務。	3
2. 優質公立學校:三藩市不應該有兩個教育質量等級。我們需要讓三藩市聯合校區所屬的所有公立學校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相應的支持而擔負起責任。教委會對所有就讀三藩市公立學校的學生的成功負有責任。	4
3. 透明度:我支持提高學校績效的透明度,使三藩市能夠評估和提高我們公立學校的質量。公共平台是致力於該使命的良好的開始,通過該平台,從學校層面可以與公眾共享數學和閱讀等評估數據,平台至少一年更新兩次。	4
4. 識字。我相信提高三藩市聯合校區所有學生群體的讀寫能力的緊迫性。我承諾支持教職工的提高讀寫的計劃和建議,並對我們的讀寫課程、工具和教學方法進行必要的變動,以遵循基於證據和標準的核心讀寫課程。	4
5.. 治理:一個有效的教委會應跟隨並支持校監和教職員工,讓他們成為專家,教委會應為校區的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3
6. 預算健康:我承諾按照全國現有的最佳財務實踐進行管理。校區領導應擔負起責任,在家長和社區成員能夠像教委會成員一樣理解和參與的公開教委會議上,以清晰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方式提出預算方案。作為教委,我將要求校區工作人員保持這種透明度,並跟隨他們在教學方案的的領導,支持他們的建議。	4

開放式問題：(所有回答應在250字以內)

1) 自行選擇：用**250**字以內的字數，擴展您對上述任何陳述的回應(回應總計**250**字，不是針對每個陳述 **250**字)。

作為一個特殊教育倡導者和家長諮詢委員會負責人，我經歷過一些事例，當地區工作人員包括領導在內，受益於聽取家人的意見。很多時候，善意的政策和做法不會對學生的成績產生預期的影響。合作是我們承諾以學生為中心的關鍵。我並不總是同意主管和工作人員的“跟隨領導”。我認為承認我們地區發生的偉大工作非常重要。

2) 在解決三藩市聯合校區的財政赤字方面，您的優先事項是什麼？這些優先事項將如何影響學生、家庭和我們的學校？

爭取增加特殊教育經費！我正在積極與區和市領導人合作，以增加州資助。學區的特殊教育預算在 2016-17 至 2020-21 年間增加了 35%。然而，在此期間，州和聯邦的特殊教育經費僅增加了 6%。這意味著無限制普通基金中有很大大一部分用於履行與 IEP 相關的法律義務。

多年來，我一直在與家長和學區領導人一起倡導增加教育經費！預算是價值陳述：我們需要資助我們看重的東西。過去和現在的倡導包括：

- 將 ERAF(教育收入增加基金)資金分配給學校，而不是城市的普通基金。
- 遊說州立法機構資助公式增加 (LCFF)。

確定計劃的有效性。例如，我們花了很多錢來實施我們目前的閱讀課程，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 SFUSD 學生是精通閱讀者；我們需要改變哪些教學實踐，以確保所有學生在三年級時都能成為熟練和快樂的讀者？如果我們有高效的資源和計劃來教所有孩子在普通教育課堂上閱讀，我們不需要推薦人到特殊教育，更不需要那麼多的二級和三級掃盲支持。如果有訓練有素的人員來支持社會情感學習和其他需要的領域，那該有多好？

3) 三藩市聯合校區應該做些什麼來增加入學率並吸引更多的學生和家庭加入三藩市聯合學區？

入學率下降是一個全州範圍的問題，但在舊金山尤其具有挑戰性。我很高興看到立法調整州資助公式，以使學區不會因入學人數減少而受到傷害，因為這種下降目前對我們的預算產生了巨大影響。

正如凱文·科斯特納(Kevin Costner)的角色在夢境中所說：“如果你建造它，他們就會來。”如果我們在入學率低的學校提供我們家庭想要的課程和資源(語言途徑、STEM 課程、包容性等)，家庭將更有可能考慮這些學校。

SFUSD 必須：

- 支持擴大通用幼兒園和過渡幼兒園 (TK) 計劃。SFUSD 的早期教育教室是該地區最具包容性的教室之一，也是一種未被充分利用的招聘工具。事實上，由於需求旺盛，2022-2023 學年將增加 10 個學校用地。
- 改革學生分配制度。任何招生系統的重新設計都必須與對學校資源的公平審查相結合。早在 2018 年，當第 189-25A1 號決議出台時，我提出了今天仍未得到解答的問題：我們將如何確保全區學校的教育體驗質量？確保所有 SF 公立學校都有必要的資源為學生服務的計劃是什麼？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來改造現有的招生不足和申請不足的學校？

4) 對校區目前的狀況，您三個最大的擔憂是什麼？作為教委您打算如何解決這些擔憂？

我非常關心：● 我區人手不足 ● 我們的學校缺乏心理健康和保健支持，以及 ● 我們學生的閱讀成績差在 COVID-19 之前，我們的教育系統資金不足並受到影響。現在，我們的學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面臨著成為教育工作者最艱難的一年。在進行任何學習之前，我們需要滿足學生和教師的基本社交情感需求。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要優先考慮學生和教師的身心健康。我們需要努力重新吸引學生。這意味著僱用更多的社會工作者、護士、學校輔導員和學校心理學家。許多學校正在與機構合作，並將資源帶入他們的公立學校。我希望看到更多這樣的合作夥伴關係來支持學生及其家庭。有了新的撥款，將社區學校模式擴展到更多的 SFUSD 站點可為學校帶來支持和服務，然後可以考慮學生的整體需求。這使學生能夠更充分地參與學習。家庭參與是社區學校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和家庭共同努力支持每個學生已被證明可以改善結果。我們需要對當前的閱讀課程進行全面審查。我們需要做出重大轉變來迅速提高學生的成績。我們需要實施結構化的識字課程，其中包括系統和順序的結構化識字方法，並提供可解碼的文本。

5) 三藩市聯合校區如何提高最邊緣化學生的學業成績？三藩市聯合校區如何挑戰並為成績優異的學生創造學習機會？

作為一名特殊教育倡導者，我知道研究表明，多樣性有助於我們變得更加深思熟慮和創新。它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問題解決者。對於我們這些在舊金山撫養孩子的人來說，這有助於我們的孩子為我們城市的現實做好準備。

我經常遇到“侵占”的心態。一些家庭擔心，資助殘疾兒童、英語學習者或有色人種學生的計劃會從他們孩子的學習環境中奪走資源，從而對其他孩子產生負面影響。

我發現事實恰恰相反。培訓教育者為苦苦掙扎的二年級學生區分教學也有助於教師了解如何支持正在閱讀五年級的孩子。

為教育者提供積極的行為乾預策略有助於教師管理他或她的整個課堂，而不僅僅是確定存在行為挑戰的學生。這樣可以讓所有學生有更多的時間花在教學上。雖然教師和殘疾人要求進行更多培訓，但這並不是唯一的答案。我們需要減少班級規模和案例量，並在所有學校提供更多的課堂和綜合支持。所有教師都需要更多的準備時間和協作時間。我堅信學習的通用設計和有針對性的普遍性：通過提供針對最需要學生的支持和服務，所有學生都會受益。正如約翰·F·肯尼迪所說，“漲潮能掀起所有的船。”

6) 您對 2022 年 2 月的罷免教委事件的立場是什麼，為什麼？

我反對學校董事會召回，因為：

- 我非常擔心召回會分散我們對未來緊迫挑戰的注意力：在 COVID 激增繼續影響我們的社區的同時，共同努力保持學校開放；將急需的心理健康支持的帶入學校；並修復大流行帶來的傷害和學習損失。
- 我們區處於破產的邊緣。由於我們的結構性預算赤字，該州的 FCMAT (財政危機和管理援助小組) 險些建議將 SFUSD 置於接管狀態，但該地區計劃吸收數百萬美元的召回成本。
- 這三位委員將在 11 月競選連任，僅僅幾個月後，那麼為什麼不等到那個時候，而不是浪費所有用於特別選舉的資源呢？舉行特別選舉感覺就像是我們民主進程的終結。

現在是我們共同尋找前進道路的時候了。多年來，不僅在舊金山，而且在全國範圍內，政治都讓人感到分裂和有毒。是時候專注於讓我們團結而不是分裂我們的東西了。所有舊金山人都希望 SFUSD 學生取得最佳成績。我們都希望看到每個 SFUSD 學生在我們的學校裡茁壯成長。我們希望看到所有學生都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並讓我們的學區為中學後的成功做好準備。

7) 作为教委，您将采取哪些具体的方式与三藩市联合校区内的家长们合作，并邀请和鼓励他们的参与和意见反馈？

這是我多年來一直在做的工作，也是我競選董事會的原因。我將繼續讓 SFUSD 的主管和領導團隊對數據驅動、預算一致的優先事項以及實現這些優先事項的具體和具體的戰略和行動項目負責。

該地區的核心價值觀、使命和願景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深奧的想法；它們是指導我每天與學區工作人員互動的原則。在我作為 SFUSD 家長的 16 年中，我一直是 PTA、SSC 和七所學校的校址親和團體的積極成員和領導者。我曾擔任特殊教育社區諮詢委員會 (CAC) 的主席，並且是非裔美國人家長諮詢委員會 (AAPAC)、特許學校監督委員會、LCAP 工作組和公平研究工作組的成員。我是聯合諮詢協調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家長諮詢委員會的領導團隊共同努力提升和擴大共同目標：包容和支持每個學生。作為一名特殊教育倡導者，我每年在幾十個學校參加數百次會議。家庭參與

和社區參與對學生的成功至關重要。作為專員，我將優先訪問社區中的家庭。為什麼不在學校所在地而不是在富蘭克林 555 號舉行委員會會議呢？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家庭參與，我們必須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與我們的家人會面，而不是要求他們來找我們。